

—

秋雨霏霏的一天薄暮。

一羣逃難的，襤褸的“江北”人，在美麗的銀街上急急地走着。走在年輕妻子的前面，背上負着三個破污的藍包袱的柳興，被大都市陰陰的小風雨吹拂着。他那粗大曬黑的面孔露出驚惶的神情，輒輒不安地回頭望望親人們。

髮黑眼靈的妻子同樣地背着兩個沉重的包袱，圓圓的白面孔上戴着一個農婦式挽髮髻，在極驚惶中還保持着她那端莊的風度。挨着她的身邊，

約有五六歲光景，一根小食指還斜斜地咬在嘴唇裏的九斤兒，睜着黑溜溜的大眼睛從擁擠人羣中的褲襠下偷望街上奇特的車子，玻璃窗裏的玩具，和紅紅綠綠的廣告牌。挨在小孩子旁邊，瘦黃個體，常常咳嗽，兩手提着兩隻大竹籃的老祖父，下氣接不住上氣地在人羣中小心翼翼地佞擠進前。他常常歪着頭眯着灰迷的鼠眼呆望着銀街兩旁高聳入雲的大建築，和光滑玻璃窗裏許多他從來未見過的貨物。

街上的行人異常地擁擠，汽車，馬車，電車，紅色的救火車，囊囊的高跟鞋，小販沙聲的喊賣，釘着馬口鐵的兵靴，警察的警笛，車夫的咒罵，栗子攪夾着鼻音的留聲機，等等露雜的聲音都使這些恐懼的逃難者更驚惶失措。

他們的周圍有許多男女急忙忙地走着，常常睜着一種在動物園看野獸的眼睛，或是一種上流人極悠閒，極“文明”的態度來欣賞這些服裝襪

怪特的鄉下客。

這些可憐的逃難者剛從江北漲水的家鄉逃了出來，恰巧又是在這充滿着快樂的希望의 秋收的時期，稻熟麥酒香，魚蝦滿江鄉，打麥場美麗的黃昏，拂曉田裏的趕工，柳陰兒女唧唧的夜話，六月雨後湖上的採蓮，都給他們有很甜蜜，很傷心的記憶。

在一夜裏，一個溫暖穆靜的秋夜，他們那一村附近的河堤突然天裂地陷地轟響，這一聲多麼殘忍，多麼悲慘呀！這一聲已將四千餘人的幸福完全毀滅了！在他們驚惶的失措中，河堤的毀裂似乎是一樁難解的事。兩三年來的政府不是日趕着夜拉夫，徵稅修築嗎？周家的萬福嫂嫂不是因為不肯納稅而被逮捕嗎？跛脚阿二不是因為修築河堤而跌下水嗎？那個……

但是在洪水淹流的驚惶中，誰還有空可以等這些問題的回答呢？他們拋棄家鄉逃走了，他們拋

棄了那間古舊，白屋頂的房子，拋棄了那個美麗的小鄉村，他們拋棄了故鄉與一切，他們極傷心，好幾次傷心得哭了出來，但是像瀑布一樣洶湧的眼淚并不能洗盡命運的殘酷。

我們往何處去呢？他們逃難的頭幾天，這個問題日夜咬嚼他們亂紛紛的心。并且晚秋的风，漸漸尖利起來，饑餓與寒凍像夜半惡魔可怕的陰影突然罩住了他們，他們拚命掙扎着，奮鬥着。

——爲什麼你們不到上海去呢？

稜陵路上偶然碰見一個老年的同鄉，他懇懇地這樣對他們說。

——上海？

柳興半驚半喜反覆地念着這個很常聽見的地名。經過那位同鄉半點多鐘誠意的勸告以後，他們才冒險地決定到那個工薪極高的上海去。

這羣疲倦的，可憐的“新客”慢慢地走完了這條罩着潮濕的夜霧美麗的銀街，跨過幾條可怕，塞